

蜀地的讖緯學傳統

The Tradition Of Chenn-Weei Studies In Shu

吉川忠夫 (YOSHIKAWA Tadao) 作、洪春音 (Hung Chun Yin) 譯*

提要

富厚的蜀地以其獨特的文化，而具有其讖緯學傳統。此學始於楊春卿；楊氏世代傳其學，亦有遠道而來，由師傳徒者。學統通貫東漢一代，迄至蜀漢不絕。楊氏學統之外，據《後漢書·方術傳》，可知蜀地有不少研習讖緯的人物；所學與楊春卿所開創的學統亦有相關。再據《三國志》，知蜀漢最具代表性的學者譙周，使此地的讖緯學不再重視天文觀測。尹默等人又從荊州學官帶回崇尚古文經學的風氣，蜀地讖緯學終告衰微。然其影響頗為長遠，於南北朝至隋唐之際，仍可見其蹤跡。

關鍵詞：讖緯 蜀 楊春卿 楊厚 譙周

* 譯自《讖緯思想の綜合的研究・蜀における讖緯の學の傳統》（安居香山編，東京，國書刊行會，1984），作者吉川忠夫（1937-），2006 年榮膺日本學士院會員。曾任教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（1974-2000）；現仍為該所名譽教授。專攻中國史，尤以六朝貴族制度及以六朝精神史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最具代表性，並曾主持《真誥》、《後漢書》之譯註。撰有《侯景之亂始末—南朝貴族的命運》（中央公論社，1974）、《王羲之・六朝貴族的世界》（清水書院，1984）、《六朝精神史研究》（同朋社，1984）、《劉裕》（人物往來社，1989）、《中國古道教史研究》（同朋社，1992）、《古代中國人的不死幻想》（東方書店，1995）、《中國人的宗教意識》（創文社，1998）、《六朝道教研究》（春秋社，1998）、《唐代的宗教》（朋友書店，2000）等。譯者洪春音，係逢甲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。

序

蜀地，東北方秦嶺山巒相連，東方則為長江三峽所阨。儘管古傳說是如何地強調它和中原的一體性，但誠如李白〈蜀道難〉吟詠之「噫吁哉！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！蠶叢及魚鳧，開國何茫然！爾來四萬八千歲，乃不與秦塞通人煙。」則，毋寧應該說為：蜀地在上古便已形成獨特的文化圈。¹所謂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」（《三國志·蜀書五·諸葛亮傳》），蜀地的富沃正是支撐其獨特性文化的經濟條件。漢景帝時，僻陋的蜀地仍存蠻風，由於郡守文翁勤於教化，將有能力的小吏送往長安求學，或在成都市設學官等，致文教繁榮，可與齊魯比美（《漢書·循吏傳》，卷 89），此時，中原文化逐漸傳播於蜀，並開始生根。於是，不久之後，出現了司馬相如、嚴君平、揚雄等漢代文學史或思想史上不可漏列的人物。但果真可就此認為蜀文化與中原文化完全同質化、消散並融合於整個漢文化之中嗎？若漢朝可謂之為「世界」，則司馬相如等人確實仍是世界性的文人與學者；然而，事實上，人們一直將他們的名字與蜀地聯想在一起。本文在此欲提出「蜀地讖緯學傳統的形成」，與上文所一貫主張之「蜀文化相對於其他，有其獨特性」是有關連的。²

一、楊氏的學統

若要論蜀地讖緯學傳統的開端，就不能不提到廣漢新都（四川省新都縣）³的楊春卿（《後漢書·傳二〇上·楊厚傳》）。不過，在漢代蜀人當中，早與讖緯學有關的，是廣漢什邡（什邡縣）的楊宣。楊宣「少受學於楚國王子張、天文圖緯於河內鄭子侯、師楊公叔。能暢鳥言，長於災易，教授弟子以百萬數。」（《華陽國志·廣漢仕女總讚》·卷 10 中）據聞河南李吉及廣漢嚴象、趙翹等為其弟子。然而，楊宣於西漢成帝時受召為諫大夫，⁴平帝時任講學大夫，與劉歆等人共同校書；不久，於居攝年間過世。這段期間，楊宣活躍的舞台似不在蜀地。反之，陽春卿的「圖讖之學」在蜀地父傳子，子傳孫，或由師傳徒；其學統通貫東漢一代，甚至蜀漢時代仍連綿不絕。就「學統經歷數世不絕，而能追尋其跡」這一點來說，

¹ 參顧頡剛撰：《古代巴蜀與中原的關係說及其批判·論巴蜀與中原的關係》（四川：人民出版社，1981）。

² 本文中所謂的「蜀地」，指秦嶺山脈西南、三峽以西之地。除四川外，並含陝西省漢中之地。亦即《華陽國志》之〈巴志〉、〈漢中志〉、〈蜀志〉所述之地。

³ 四川現代地名之比對推斷，係據蒲孝榮編：《四川歷代政區治地今釋》（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，1978）。

⁴ 楊宣為諫大夫時期之上書，見於《漢書·五行志下之上》（卷 175）及《漢書·元后傳》（卷 98）。

實屬罕見之例。

楊氏原為河東人，楊春卿之祖愛好益州風俗，至新都落籍定居，傳授《夏侯尚書》（《後漢書注·益部耆舊傳》）。王莽時代，公孫述在蜀稱霸，楊春卿於其麾下為將。建武十二年（西元三六年）公孫述為東漢軍所敗，春卿遂自殺，臨終戒其子楊統云：「吾綈褰中有先祖所傳秘記，為漢家用爾，其修之。」

公孫述和為反對王莽而起兵的群雄、亦即後來成為東漢光武帝的劉秀及據守天水的隗囂等人相同（〈列傳三〉），「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」，謂「吾政權之權威及正統性，可就圖讖求之」而廣為人知。如引用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為赤制而斷十二公」之讖記，⁵不外是明示「漢至明帝十二代，歷數盡也。一姓不得再受命」，更提出《錄運法》所云：『廢昌帝，立公孫。』及《括地象》所云：『帝軒轅受命，公孫氏握。』又釋《援神契》之『西太守，乙卯金』為：「西太守，乙卯金」者，謂西方的太守公孫述，能「乙（軋）」絕「卯金」劉氏。則公孫述之意為：五德運行的順序，乃黃（王莽）承赤（漢朝），而白繼黃；據西方，配「金」而具備白德的自己，乃代王氏而恰得其「正序」。又極力宣傳「龍已現身」或「掌中刻有『公孫帝』之奇文」等。光武帝恐人心動搖，以書簡告誡公孫述說：圖讖中的「公孫」，不是公孫氏，而是宣帝；同理，圖讖雖云：「代漢當塗高」，「君豈高之身邪？」應是詰問公孫述是否有如此高貴的資格。又說：以掌文為奇瑞等仿效王莽之事，不宜再有。⁶總之，楊春卿應也參與了公孫述這類利用圖讖塑造形象的工作。

從父親處習得先祖所傳秘記的楊統，於父喪期滿便辭家從犍為郡的周循學習「先法」，又就同郡鄭伯山受「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」。「先法」若意味「先祖所傳之法」，則周循是從楊春卿或楊氏的某位弟子學習與圖讖有關的學問，再將所學轉授楊統。為了讀解秘記之文，此做法固然絕對必要，應也是緣於秘記為秘匿的口訣，⁷並非文字紀錄。但《華陽國志》卷10中，載楊統師事華里先生炎高，炎高諭以密語：「漢九世王出圖書，與卿適應之」。之

⁵ 依李賢注，可知乃以《尚書考靈曜》之「孔子為赤制，故作《春秋》，赤者，漢行也」為根據。

⁶ 《後漢書·公孫述傳》原文為：「圖讖言公孫，即宣帝也。代漢者當塗高，君豈高之身邪？乃復以掌文為瑞，王莽何足效乎？」但是《華陽國志》卷五〈公孫述劉二牧志〉有更詳細的記載，使人更易瞭解光武帝對圖讖的解釋。云：「《西狩獲麟讖》曰：『乙子卯金』，即以末歲授劉氏，非西方之守也。『光廢昌帝，立子公孫』，即霍光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。黃帝姓公孫，自以土德，君所知也。漢家九百二十歲，以蒙孫亡，受以丞相，其名當塗高，高豈君身邪？吾自繼祖而興，不稱受命。求漢之斷，莫過王莽。近張滿作惡，兵圍得之，歎曰：『為天文所誤』，恐君復誤也。」

⁷ 之所以會這樣來理解「先法」的傳授，是由葛玄的仙經和相關的口訣授與鄭隱，再由鄭隱授與葛玄的族孫葛弘之事聯想而來。參照拙稿《師受考—由『抱朴子』內篇談起》。此文於「口訣」的意義亦有所論及。（《東方學報》52冊）

後，章帝建初年間，楊統任彭城令。當時全州大旱，便依『陰陽消伏』之法喚雨，又應太守之命求雨成功，朝廷於是任以災異諮詢之事，遷為侍中光祿大夫，賜以國三老之譽。撰有《家法章句》及《內讖二卷》解說，得壽九十而卒。所謂《內讖》，有「建武初，天下求通《內讖二卷》者，不得」之說（《華陽國志》卷 10 中），惠棟《後漢書補注·續漢書郡國志五》「巴郡閬中縣」條下注云：「孔子內讖」，又桓譚亦云：「矯稱孔丘，為讖記以誤人主。」（《後漢書》列傳第十八〈桓譚傳·注〉所引《東觀記》文）。

繼承楊統家業的是仲子楊厚，⁸安帝永初二年（108AD），太白星入北斗，洛陽洪水起，朝廷以此諮問楊統。楊統以正值致仕隱退之齡，改推薦隨侍在洛陽的楊厚，云：「子厚曉讀圖書，粗識其意。」對於朝廷的諮問，楊厚答以：「諸王子多在京師，容有非常，宜亟發遣各還本國。」鄧太后從其說，太白星迅即消滅，洪水亦在預卜之日消退。於是楊厚官拜郎中，太后特地召見，以圖讖之事相詢。但，對太后兄鄧騭所問「吾應輔臣星不？」，以「不應」答之，引起不快（本注：袁山松《後漢書》），遭免而退歸鄉里。退歸鄉里的楊厚，不知何故，又和其父楊統一般，於犍為郡習業，且於永建二年（127AD），再度應順帝特召，上書言漢王朝正當創業以來三百五十年之厄，⁹並云：「宜蠲法改憲之道，及消伏災異，凡五事。」後拜議郎，遷侍中，職司預言朝中大事。所預言者皆有效驗：永建四年（129AD）言「今夏必盛寒，當有疾疫蝗蟲之害」，便得證驗。又警告：「西北二方有兵氣，宜備邊寇。」順帝於是終止西巡，陽嘉三年（134AD），西羌果然侵寇隴右，陽嘉四年，烏桓包圍度遼將軍耿曄。永和元年（136AD）「京師應有水患，又當水災，三公有免者，蠻夷當反畔」的預言；及同年夏，死者達千餘名的洛陽水害；同年冬，核問承福殿火災責任，罷免太尉龐參、荊交二州發生蠻夷叛亂之事；所預卜者皆成真。楊厚因而有其自信，每有災異即獻「消救之法」。但最終被宦官專政的重重障礙所阻，又厭惡大將軍梁冀恃權，決意退隱。因此，在以八十二歲之齡辭世之前，皆於故鄉廣漢新都，「修習黃老」度日，並培養了眾多門生，有所謂：「上名錄者三千餘人」。

如此，藉著楊厚開設的學堂，從祖父楊春卿以來傳遞三代的楊氏讖緯學，開始在廣袤的蜀地傳開；此為二世紀中葉的事。著錄於楊厚學堂中的門生固然有三千餘名之多，遺憾的是，為人所知者不過七人：「雒（廣漢縣）昭約節宰、緄竹（德陽縣）寇歡文儀、蜀郡何萇幼正、侯祈升伯、巴郡周舒叔布及任安、董扶。」（《華陽國志》卷 10 中）

⁸ 《華陽國志》卷 10 中作「楊序」。

⁹ 李賢注引《春秋命歷序》，云：「四百年之間，閉四門，聽外難，群異並賊，官有孽臣，州有兵亂，五七弱，暴漸之效也。」宋均注：「五七三百五十歲，當順帝漸微，四方多逆賊也。」

其中的昭約和寇權，在《華陽國志·目錄》（卷12）「廣漢郡」條下，都被冠以「高士」名號，但其他的事蹟不明。又，名曰何萇者，乃同載於蜀郡條下的楊班、羅衡二人之師：「篤愛博士楊班，字仲桓。成都人也，何萇弟子」、「公府辟士羅衡，字仲伯。邕人，亦萇弟子」。〈蜀郡仕女總讚〉（卷10上）中，「二人俱師徵士何初山」句，續於讚語「楊、羅為令，遺愛在民」之後，則「何初山」，就必定是何萇的字。侯祈之名亦見於〈目錄〉「蜀郡」條下：「篤愛高士侯祈，字升伯。文父楊序弟子。」¹⁰

關於周舒，〈巴志〉（卷1）載：「叔布（周舒）、榮始（譙周之父譙山并）、周群父子、程公弘等，或學兼三才，或精秀奇逸」，所舉巴西郡名士便是以周舒為首。卷12「巴郡」條下，亦云：「玄貞徵士周舒，字叔布，閬中人也。」但較詳細的事蹟見於《三國志·蜀書十二·周群傳》。周舒為周群之父。自年少即學「術」於陽厚，名聲亞於同門的董扶、任安。曾有人問及《春秋讖》「代漢者當塗高」之意，答曰：「當塗高者，魏也。」鄉黨學者私下秘傳其說。前述光武帝與公孫述書簡亦引用此《春秋讖》語，則此讖語早已廣為人知，故利用此讖者可作各種合乎己用的解釋。例如賀昌群推論東漢沖帝建康元年（144AD），在九江率兵叛亂的徐鳳和馬勉，在當塗山築營壘的作法也是為了應此讖言。¹¹東漢末群雄中的袁術亦宣稱：「我名為『術』，字公『路』。皆應『當塗高』之『塗』。」（〈傳〉六五）而且，由於周舒以「魏」解釋讖言，之後的某年，發生了漢魏間的易姓革命，此一解釋當然被魏代當局視為至寶。詳盡的《三國志·魏書文帝紀第二·延康元年注》彙輯了漢魏禪代諸事，所引〈獻帝傳〉中，載有「太史令許芝條陳魏國受命之符見於讖緯」之事，¹²許芝除引用《春秋佐助期》之「漢以許昌失天下」與故白馬令李雲上書所云之「許昌氣見於當塗高，當塗高者當昌於許」，¹³並解其謎底：「當塗高者，魏也；象魏者，兩觀闕是也；當道而高大者魏。魏當代漢。今魏基昌於許，漢微絕於許，乃今效見，如李雲之言，許昌相應也。」許芝所作「當塗高者，魏也」之定義，正是依世人秘傳的周舒之言。又，「當道而高大者魏」即「聳立於城門正面的象魏」。乃就字義敷衍，牽附此時於許地（河南省許昌縣）鞏固政權基礎的魏國。

周舒屢屢不應朝廷徵聘，則在楊厚學堂習業結束後，終其一生皆在故鄉閬中渡過。子

¹⁰ 「文父」是楊序（即楊厚）得自鄉人的諡號。

¹¹ 賀昌群〈論黃巾農民起義的口號〉（《歷史研究》，1959年6期）。

¹² 參照拙稿〈真人與革命〉（《東洋學術研究》，17卷5號）。

¹³ 《後漢書·李雲傳》（傳四七）載有李雲諫桓帝之上書，但未見此類文句。又，《文選》卷11，何晏〈景福殿賦〉「且許昌者乃大運之攸戾，圖讖之所旌」條下注，李善所引〈獻帝紀〉中，有李雲「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，昌於許」之言。

周群，雖傳其圖讖之學，然以下與周群有關的記載，極引人玩味：「群少受學於舒，專心候業。於庭中作小樓，家富多奴，常令奴更值於樓上視天災。纔見一氣，即白群，群自上樓觀之，不避晨夜。故凡有氣候，無不見之者，是以所言多中。」換言之，周群承習自父親周舒的讖緯之學如同「候業」一語所示，其特質乃是透過自然觀測或觀察來搜羅資料，作為預言未來的根據。此正可稱之為「術」；溯其始，應是楊氏之法。楊統自鄭伯山「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」（譯者按：《後漢書·楊厚傳》），而周舒又「學術於楊厚」（譯者按：《三國志·周群傳》），但是根據自然觀測或觀察而搜索來的資料，與其說是「用來預知自然現象的材料」，不如說是「專用來預知人事的材料」；而這正是讖緯學之所以為讖緯學的原由所在。當然，完全去除自然觀測或觀察來進行預測，毋寧只是一般的預言罷了。即就《三國志注·周群傳注》所引《續漢書》中事例觀之，周群的情況也是將兩種預言方式混合為一。可以說含有不少〈五行志〉那般的特色。如：

建安七年（202AD），越巂郡有男性化為女性之事，周群以西漢哀帝時有此先例，而將之想成易代之祥。至建安二十五年，獻帝果禪位。

建安十二年（207AD）十月，慧星出現於鶉尾星座，鶉尾屬荊州分野。周群以為荊州牧即將死亡而失土。明年秋，荊州牧劉表卒，曹操平定荊州。

建安十七年（212AD）十二月，慧星出現於五諸侯星座，周群以為西方群雄將失土。當時，劉璋據益州，張魯據漢中，韓遂據涼州，宋建據枹罕。明年冬，曹操遣偏將擊涼州。十九年，捕獲宋建，韓遂逃于羌中，被殺。同年秋，劉璋失益州。二十年秋，曹公攻漢中，張魯降。

這樣的周群之「術」，更傳予其子周巨；周巨事另見下文。

楊厚弟子中還有董扶與任安二人。董扶（《後漢書·方術傳》（卷72下）、《三國志注·蜀書一·劉焉傳注》引《益部耆舊傳》、《華陽國志·廣漢仕女總讚》，卷10中），廣漢縣竹（德陽縣）人，年少從師，兼通數經，尤善《歐陽尚書》。又師事楊厚，「究極圖讖」，遂赴京師洛陽，就學於太學。不久，回鄉講學，弟子自遠而至者眾。靈帝時代，正處多事之秋，大將軍何進上表推薦，調宜起用「內懷焦、董（本注：焦延壽與董仲舒）消復之術」的董扶，以「謀奇策」；董扶因此官拜侍中。其後，調太常劉焉：「京師將亂，益州分野有天子氣。」劉焉受此激勵，自為益州牧，董扶亦成為蜀郡屬國都尉。然僅一年而靈帝崩殂，天下大亂；董扶去官還鄉，年八十二卒。

任安（《後漢書·儒林傳》，卷69上、《三國志注·蜀書八·秦宓傳注》引《益部耆舊傳》、

《華陽國志·廣漢仕女總讚》，卷 10 中）的經歷與董扶極為類似，名聲亦相當，同為廣漢緇竹人，亦師事楊厚而「究極圖籍」；此外，並就太學習《孟氏易》，兼通數經。董扶與任安時相過從之事，或可就以下故事得知：約莫是太學遊學終了，自洛陽返鄉途中，二人連袂拜訪南鄭徵士衛衡，云：「京師，天下之市朝也。足下，猶之人耳。幸其在遠，以虛名屢動京師；若至中國，則價盡矣。」面對兩位少年的炫耀浮誇，衛衡避重就輕地回答說：「時有險易，道有污隆。若樊季齊（樊英）、楊仲桓（楊厚）雖應徵聘，何益於時乎？苟無所佞，則尼、軻（仲尼和孟軻）恹恹。君平（嚴遵）、子真（鄭璞）不屈其志，豈子之徒也哉？吾何虛假之有？」這一番話令二人敬服（《華陽國志·漢中仕女總讚》，卷 10 下）。

又，就時人「欲知仲桓（楊厚）問任安」的稱頌以觀，任安正是楊厚甚至楊氏學術的首要繼承人。且迄建安七年（202AD）七十九歲去世為止，終生為處士，僻居鄉里，經營學堂，裁成眾多門生。此一功績，令人無法忽視。「董扶、楊厚究知天文，任定祖（任安）訓徒，同風洙泗」（《華陽國志·蜀志》，卷 3）「漢時，任定祖以儒學教，號侔洙泗」（同上）母姚氏，也是一路扶持任安遊學及經營學堂的人。故《華陽國志》讚云：「任母治內，子成名賢。」並云：「雍穆閨門。早寡，立義資（任）安，遂成大儒。安教授，每為賑卹其弟子，以慰勉其志。於是安門生益盈門。」（同〈廣漢仕女總讚〉，卷 10 中）以任安弟子來說，為人所知的蜀漢名士有梓潼涪（綿陽市）的杜微、蜀郡郫（郫縣）的何宗、蜀郡成都（成都市）的杜瓊等。

任安的弟子中，杜微於《三國志·蜀志十二》中有傳，云：「少受學於廣漢任安」。關於何宗，楊戲的《季漢輔臣贊》（《三國志蜀書十五》）以「鴻臚明真」稱之，陳壽自注如下：「何彥英，名宗。蜀郡郫人也。事廣漢任安學，精究安術，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。劉璋時，為犍為太守。先主定益州，領牧，辟為從事祭酒。後，援引圖讖，勸先主即尊號……。」¹⁴先主即位時，圖讖的援引順序，詳載於《三國志·蜀志二·先主傳》。其中所引建安二十五年（220AD）的勸進表，乃由何宗為首，劉豹、向舉、張裔、黃權、殷純、趙苻，楊洪、杜瓊、張爽、尹默、周巨等人共同連名。¹⁵表云：「臣聞河圖、洛書、五經讖緯，孔子所甄，驗應自遠。」並引用各類讖緯，有《洛書甄曜度》的「赤三日德昌，九世會備，合為帝際」、《洛書寶號命》的「天度地道備稱皇，以統握契，百成不敗」、《洛書錄運期》的「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，道路籍籍履人頭，誰使主者玄且來」、《孝經鉤命決錄》的「帝三鍵九會備」

¹⁴ 《華陽國志·蜀郡仕女總讚》（卷 10 上）亦云：「通經緯天文推步圖讖，知劉備應漢九世之運，讚立先主。」

¹⁵ 原文雖作「譙周」，《集解》引諸家之說而從之，改為「周巨」。

等。讖緯書的真意，通常是難以捉摸的，但「備」、「玄」二字必定含「劉備字玄德」之意。

引用此等讖緯書後，接著說：「臣父群未亡時言……」，正如多數學者所主張的：「臣」蓋「巨」字之誤，而「群」為周巨之父周群。則，據此文可再度窺知周群的「候業」實態。文中說：「巨父群未亡時，言西南數有黃氣，直立數丈，見來積年，時時有景雲祥風，從璿璣下來應之，此為異端。」周巨進而將自己所作的候氣和天文觀測的結果及判斷附加上去，¹⁶作為〈勸進表〉的結語：「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，後天而奉天時，故應際而生，與神合契。願大王順天應民，速即洪業，以寧海內」。緊接此〈勸進表〉的，依然是太傅許靖等人援引讖緯書催促登基的上書，故劉備於翌年即位。

任安尚有一弟子：杜瓊。亦以「議曹從事」，列名於〈勸進表〉。相傳杜瓊「少受學於任安，精究安術」（《三國志·蜀書十二》）、「師事任定祖，通經緯術藝」（《華陽國志·蜀郡仕女總讚》，卷10上），後來，先主任以大鴻臚、太常。更堪玩味的是陶弘景《真誥·闡幽微第一》（卷15）引用杜瓊〈重思賦〉之事。所謂「重思」，乃生長於地獄酆都，用以上獻仙官的稻米。¹⁷「霏霏春茂翠矣，重思靈炁交被，嘉穀應時，四節既享，祝人以祀，神禾鬱乎浩京，巨穗橫我玄臺。爰有明祥，帝者以熙。」雖不確知杜瓊為何謳歌此賦，但據此可見讖緯與道教思想間的一個聯繫。至少，杜瓊是沉迷於神秘事物的人。

精研讖緯學的杜瓊，不喜炫耀其學，「雖學業入深，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」，當年輕的通儒譙周詢問緣由，杜瓊回答說：「欲明此術甚難，須當身視，識其形色，不可信人也。晨夜苦劇，然後知之。復憂漏泄，不如不知，是以不復視也」。由此可知，就杜瓊來說，讖緯學固然被認為和自然觀測密切難分，但若像周群那般，就必須不問晨夜、持續不斷的觀測，其間的艱難，的確會讓人對專意投入讖緯學有所躊躇。然而，更重要的原因應是他已敏銳地察覺到讖緯被易姓革命利用的危險性。相傳他「為人靜默少言，闔門自守，不與世事」，這謹慎的性格或許更讓他覺得在蜀漢政權已經成立的當時，讖緯學應立即從前方退下。讖緯在權力爭奪的過程當中，屢屢在主張正統的理論方面，有其成效；從而，相對於正統而言，就必然處於異端思想、危險思想的位置。在西漢末年的王莽時代如此，在東漢末年也

¹⁶ 「又二十二年中，數有氣如旗，從西竟東，中天而行，圖書曰：『必有天子出其方』。加是年太白、熒惑、填星、常從歲星相迫。近漢初興，五星從歲星謀；歲星主義，漢位在西，義之上方，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。當有聖主起於此州，以致中興。時許帝尚存，故群下不敢漏言。頃者熒惑復迫歲星，見在胃昴畢；昴畢為天綱，《經》曰：『帝星處之，眾邪消亡』。聖諱豫觀，推揆期驗，符合數至，若此非一」。文中的「許帝」應是為曹氏挾至許地的東漢獻帝。

¹⁷ 「酆都稻名重思，其米如榴子，粒異大，色味如菱，亦以上獻仙官」、又「酆都山上樹木水澤如世間，但稻米粒幾大，味如菱，其餘四穀不爾，名稻為重思耳」。

是如此。鄭玄引用《易緯》、《尚書緯》、《孝經緯》時，特意改稱為《易說》、《書說》、《孝經說》，其不得不然的理由，被解釋為：「《易說》者，鄭引《易緯》也。凡鄭云說者，皆緯候也。時禁緯候，故轉緯為說也。故《鄭志》，張逸問：『《禮注》曰：《書說》。《書說》，何書也？』答曰：『《尚書緯》也。當為注時，時在文網中，嫌引秘書，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云。』」（《禮記正義·檀弓下》）、「云《孝經說》者，說即緯也。時禁緯，故云說。」（《周禮注疏·春官·大司樂疏》）誠如杜瓊所說：「復憂漏泄，不如不知」，唯恐漏洩而不得不加以秘匿，當是讖緯的本來宿命。而且蜀地之讖緯學，對蜀漢政權來說是沉重的負債。周舒曾言：「當塗高者，魏也。」此說正命中曹魏政權的誕生，而被巧妙地加以利用，成為曹魏正統性的根據；但，毋庸置疑，對蜀漢政權來說，確實不適用。事實上，譙周又有問於杜瓊，云：「昔周徵君（周舒）以為當塗高者魏也，其意何也？」此時，同是承續楊氏讖緯學統的杜瓊，被觸及舊創。他的回答當然是迴避推託之辭：「魏，闕名也。當塗而高，聖人取類而言耳。」然而，這樣的說明，不能讓譙周滿意而作罷，杜瓊於是問：「寧復有所怪邪？」譙周答曰：「未達也。」杜瓊最後說道：「古者名官職不言曹；始自漢以來，名官盡言曹，吏言屬曹，卒言侍曹，此殆天意也。」杜瓊無疑是讓衙門單位的「曹」和曹魏的「曹」牽上關係，漢代以後，稱官員為「屬曹」，便意味「屬於曹氏」；且稱相當於後世胥吏的「卒」稱為「侍曹」，乃含「侍奉曹氏」之意。¹⁸換言之，一切服屬曹氏乃天意使然。

陳壽如此詳細地在《三國志·蜀志·杜瓊傳》中，紀錄其師譙周和杜瓊之間的問答，自然是蜀漢政權崩壞以後的事；理應是佈置「蜀漢應會在不久後併於曹魏」之伏線的史家筆法。然而，對仕宦於蜀漢政權的杜瓊來說，和譙周間的問答，無疑是具有危險性的。杜瓊於延熙十三年（250AD），得壽八十餘而卒。身後留下的著述只有《韓詩章句》十餘萬言；未以「內學」授其諸子，此方面的家業因而斷絕。蜀郡江原（崇慶縣）的高玩，是杜瓊唯一的弟子，字伯珍。雖有「少受學於太常杜瓊，術藝微妙」（《華陽國志·後賢志》，卷11）的記載，但其詳不得而知。和自然觀測或觀察密切相關的蜀地讖緯學傳統，可以說至杜瓊而告終。

¹⁸ 據《續漢書·百官志三》，西漢成帝時，始設四曹尚書：常侍曹尚書、二千石曹尚書、民曹尚書、客曹尚書；東漢增為六曹。各曹尚書之下分設左右丞各一人、侍郎六人、令史三人等所謂的「屬曹」。而「侍曹」，《周禮·天官·宰夫》「七曰胥，掌官敘以治敘」條下，鄭注云：「治敘，次序官中，如今侍曹，伍伯，傳吏朝也。」疏云：「漢時，五人為伍。伯，長也。是五人之長言傳吏朝者，傳在朝群吏諸官事務於朝也。胥為什長亦然，故舉漢法況之也。」

二、《後漢書·方術傳》中的人物

在上一節，是以和廣漢新都之楊氏學統有關的人們為中心，來加以敘述。然而，楊氏學統之外，蜀地尚有不少研習讖緯的人物。例如廣漢梓潼（梓潼縣）的景鸞，年少時與廣漢郝伯宗、蜀郡任叔本（任末）、潁川李仲、渤海孟元叔遊學七州之地，治《齊詩》、《施氏易》，兼受河洛圖緯。著有《易說》及《詩解》，「文句兼取河洛，以類相從，名為《交集》」。又作《興道》一書，乃「抄風角雜書，列其占驗」而成（《後漢書·儒林傳·傳六九下》、《華陽國志·梓潼仕女總讚》，卷10下）。和景鸞同遊的任末，其事亦見於小說《拾遺記》：任末將「河洛秘奧」寫在柱壁或園林樹木之上，「好學者來輒寫之」。¹⁹而最引人注目的是《後漢書·方術傳》，所列蜀地人物眾多且幾乎都和讖緯有關的事實。這個事實，就像在周群身上特別顯而易見的那樣，與楊春卿所開創、於風格上堪稱為「術」的蜀地讖緯學傳統並非無關。²⁰〈方術傳〉所列出的蜀地人物中，與楊氏學統有關的董扶，已如前述。其他可彙述如下：

巴郡閬中（閬中縣）任文孫和「修父術」而以占術馳名的任文公父子，²¹明曉「天官風角秘要」。蜀郡成都的楊由，修習「易并七政、元氣、風雲占候」，大將軍竇憲曾向他求索《兵雲圖》或《雲氣圖》。²²《華陽國志·蜀漢仕女總讚》（卷10上）將楊由之事與作《漢德春秋》的郫縣人何英合併，謂：「二子學通經緯」。又有漢中南鄭（陝西省褒城縣）的李邵。李邵繼承其父博士官李頡之業，遊太學，通五經，善「河洛風星」。官至司徒，其子為聞名於世的東漢名士李固（傳五三）。李固曾以十餘年時間，求學於三輔，習五經，並「博覽古今，明於風角、星筭、河圖、讖緯，仰察俯占，窮神知變」（注《謝承後漢書》）。其讖緯學可就其對策或奏記得知，如陽嘉二年（133AD）有「地動、山崩、火災之異」，接受公卿推薦而獻對策，起首處所云「臣聞王者父天母地……」，據李賢注，即《春秋感精符》之語；「今陛下之有尚書，猶天之有北斗也。斗為天喉舌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」，係據自《春秋合誠圖》「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，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」；緊接其下的「斗斟酌元氣，運平四時」乃據《春秋保乾圖》「天皇於是斟酌元陳樞，以五易威」之語而來。又有「陛下宜開石室，

¹⁹ 齊治平校注《拾遺記》（1981，中華書局）卷6，頁156。

²⁰ 《後漢書·方術傳》的全盤考察，參坂出祥伸：〈方術傳的成立及其性格〉（《中國的科學與科學家》，1978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）。

²¹ 《華陽國志·目錄》（卷12）以任文公為任文孫之弟。

²² 惠棟《補注》所引《益部耆舊傳》為「兵雲圖」，《華陽國志·蜀郡仕女總讚》（卷10上）則為「雲氣圖」。

陳圖書，招會群儒，引問失得，指撻變象，以求天意」之說，所謂「圖書」，即惠棟所指，應是河圖洛書無疑。其後，國丈梁商輔政，李固接受邀請，任從事中郎，更在奏記中責備梁商太過自滿：「孔子曰：『智者見變思刑，愚者覩怪諱名。』」胡三省注云：「此二語蓋亦本之緯書。」（《通鑑·漢記四四》，「陽嘉四年」注）

《後漢書·方術傳》中還有「習《易經》，明風角」的段翳，廣漢新都人，與楊氏同鄉。居處不欲人知，有隱士之風；但門生中仍有遠道從冀州來者。受門人敬愛，而有「夫子」之稱（《華陽國志·廣漢仕女總讚》，卷10中）。翟酺，生於四世傳《詩》之家，廣漢雒人。好《老子》，尤善圖緯、天文、歷算，蓋緣於年少之時師事段翳（《後漢書》傳三八、《華陽國志》卷10中）。翟酺曾因報舅仇之故，亡命長安，卜相為業。然，後亦得任官。初為侍中，時尚書有缺待補，應朝廷召以試對策，假裝好意地告訴對手孫懿：「圖書有漢賊孫登，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。官君表相，似當應之。酺受恩接，悽愴君之禍耳。」使孫懿放棄應試，因而順利地以對策第一及第。李賢注釋「圖書」一詞，乃引用《春秋保乾圖》之文：「漢賊臣，名孫登。大形小口，長七尺九寸，巧用法，多技方，詩書不用，賢人杜口」。安帝重用外戚，翟酺上疏勸諫，其中「孔子曰：吐珠於澤，誰能不含」之語，據李賢注，也是引自《春秋保乾圖》：「臣功大者主威侵，權并族害己姦行，吐珠於澤，誰能不含」，說明君主的權柄一旦移至外戚，外戚將完全以一己之私加以侵吞；正如同澤中一旦生珠，任何人都將據為己有。順帝時代，翟酺任將作大匠之職，帝詔問以：「陰陽失序，水旱隔并，其設銷復興濟之本」，翟酺上奏曰：「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，數在三百年之間。²³宜升歷改憲，行先王至德要道，奉率時禁，抑損奢侈，宣明質樸，以延四百年之難」，此奏同樣是以「圖書」為根據（《後漢書》注引《益部耆舊傳》）。既卒，有《孝經緯》之《援神契》及《鉤命決》之解詁十二篇傳於世。

相對於翟酺的在朝廷的活躍，同為廣漢雒人而列入〈方術傳〉的折像，卻是一生居蜀不出。折像通京氏《易》，儘管生於貲財二億、家僮八百人的富家，卻好黃老，恪守盈滿之戒。後世會流傳折像尸解登仙之說，²⁴或許是因為他能自知亡日。據《華陽國志》（《廣漢仕女總讚》，卷10中），折像師事東平虞叔雅，後「以道教授」，門人、朋友自遠而至。故有謠諺云：「折氏客誰？朱雲卿、段節英。中有佃子趙仲平，但說天文論五經」。朱雲卿即十邠（十邠縣）的朱倉，著有《河洛解》；但其師並非折像，而是蜀郡張寧。「飧豆飲水以諷誦」

²³ 參注9所引《春秋命歷序》文。

²⁴ 《後漢書》謂：「自知亡日，召賓客九族，飲食辭訣，忽然而終。」《歷世真仙體道通鑑》卷五謂：「自剋亡日，尸解如蛇蛻而去。」

的寒士朱倉，可能是富豪折像的門客（〈廣漢仕女總讚〉，卷 10 中）。段節英即雒縣（廣漢縣）的段恭，在三十年之間至七十餘郡，游學之旅持續不斷；師事馮翊駱異孫、泰山彥之章、渤海紀叔陽，遂明《天文》二卷。東平虞叔雅若至蜀地，段節應便以朋友之禮待之。被譽為「學絕高當世」的虞叔雅，其事蹟不詳，然，折像之外，作《易章句》、修黃老的鄴縣（三臺縣）人馮顯，亦師事之（同上），可知在蜀地學術上，他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人物；其學堂應是設於折像居所。佃子趙仲平，即為安漢（南充市）人趙晏，其餘之事皆不詳。

除以上所述，列入《後漢書·方術傳》的，尚有被段穎譽為「有梓慎、焦、董之識」的漢中郡南鄭人樊志張。董扶與任安自洛陽歸鄉途中所拜訪的衛衡，就是他的弟子（《華陽國志·目錄·漢中郡》，卷 12）。又有廣漢雒人郭玉，乃是作《鍼經診脈法》的隱士涪翁之再傳弟子，自其師程高處習得「方診六微之技，陰陽隱側之術」，而為和帝朝之太醫丞。

三、譙周及其弟子

魏景元四年（263AD），鄧艾與鍾會所率領的魏軍侵入蜀地時，最急於勸後主劉禪投降的是光祿大夫譙周。故雖是蜀漢最具代表性的學者，但後世卻給予惡評。

譙周（《三國志·蜀書十二》），字允南，巴西西充國（南部縣）人。其父譙山并，早逝，亦「治《尚書》，兼通諸經及圖緯」，則譙周自早年便已熟習讖緯之學。然而，譙周與始於楊春卿的蜀地讖緯學傳統卻無直接的關係。其師乃廣漢縣竹（德陽縣）人秦宓，秦宓之學悉數透過譙周而傳於世（《華陽國志·廣漢仕女總讚》，卷 10 中）。

秦宓（《三國志·蜀書八》）曾向州牧劉焉推薦同鄉任安。任安先在楊厚學堂學習讖緯，又入太學修業而長於《孟氏易》；但秦宓的學術特長在史學，學術取向和任安並不相同。然而，秦宓似乎也積極地吸收緯書說：廣漢太守夏侯纂聘請他擔任「師友祭酒領五官掾」，某日，謂夏侯纂曰：「民請為明府陳其本紀」，就地理及歷史說明蜀地優於其他州郡之故，云：「蜀有汶阜之山，江出其腹，帝以會昌，神以建福，故能沃野千里。淮、濟四瀆，江為之首，此其一也。」據裴松之注，「帝以會昌，神以建福」乃據自《河圖括地象》：「岷山之地，上為東井絡，帝以會昌，神以建福，上為天井」。亦即，秦宓為證明蜀地之神聖，而取緯書為據。秦宓又云：「禹生石紐，今之汶山郡是也。昔堯遭洪水，鯀所不治，禹疏江決河，東注于海，為民除害，生民以來，功莫先者，此其二也。」這個禹生於蜀地汶山的想法，悉為弟子譙周所承，此就裴注所引譙周《蜀本紀》之說即可確知。《蜀本紀》云：「禹本汶山

廣柔縣人也，生於石紐，其地名剗兒坪。見〈世帝紀〉。²⁵且秦宓對「五帝同族」帝系說的批判等，亦由譙周錄於《春秋善否論》中。

譙周著有《五經論》（《三國志·蜀書本傳》）或《五經善否論》（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），王謨、馬國翰所輯佚的，雖盡是討論喪服之文，但《春秋善否論》必定是其中的一部份。而秦宓之所以就「據帝系文可見五帝同族」加以辯駁，不外是針對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將黃帝、帝嚳、顓頊、堯、舜五帝皆視為同族的手法提出異議。則《隋志·史部·正史類》所著錄的：「《古史考》二十五卷，晉義陽亭侯譙周撰」，及《史通·古今正史篇》所說：「與《史記》並行於代」的譙周代表作《古史考》，乃是以糾正《史記》謬誤，重新架構古代史為目標；此一立場正承自秦宓。換言之，譙周基於《史記》「周秦以上或採家人諸子，不專據正經」而作《古史考》，「皆憑舊典以糾其謬」。然而，西晉司馬彪亦指出《古史考》中有一百二十二事不合理，且又多據《汲冢紀年》立論（《晉書·司馬彪傳》，卷 82）。²⁶司馬彪對譙周的批判，其詳雖不可知，然《史通·模擬篇》中有云：「當秦有天下，地廣殷周，變諸侯為帝王，目宰輔為丞相。而譙周撰《古史考》，思欲擯抑《馬記》，師仿《孔經》。其書李斯之棄市也，乃云『秦殺其大夫李斯』，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，以此而擬《春秋》。」舉陳《古史考》模仿《春秋》筆法，並以「貌同而心異也」評之。

今就章宗源所輯佚文以觀，《史記》的記述始自黃帝，相對而言，《古史考》則載有更早的三皇史事。司馬貞自注其《補三皇本紀》，於「燧人氏」條下云：「譙周以為三皇之首也。」《太平御覽·皇王部》（卷 78）有引文云：「《古史考》曰：『古之初，人飲露精，食草木，穴居野處。山居則食鳥獸，衣其羽皮，飲血茹毛；近水則食魚鱉螺蛤。未有火化，腥臊多害腸胃，於是有聖人，以火德王。造作鑽燧出火，教人熟食。鑄金作刃，民大悅，號曰燧人氏。』」司馬貞又謂皇甫謐《帝王代（世）紀》及譙周《古史考》載有神農之後，帝魁—帝承—帝明—帝直—帝鼈—帝哀—帝克—帝榆罔，凡八代之事。其書頗類《世本·作篇》，有所謂「伏羲作瑟」、「神農作耒耜」之說，熱衷於紀錄「作」者，亦即文明創造者的古代聖王。

從可視為《帝王世紀》先驅的《古史考》中，可以察知師事秦宓的譙周，其學問的真髓終究是在史學。然而，誠如本文第一節所述，是在與杜瓊接觸後，才將讖緯知識納入自己的學術中。與杜瓊不同的是，譙周極會誇耀讖緯知識。但，必須注意的是，據言他「頗曉天文，而不以為意」，大概是在暗示：他割棄了與蜀地的讖緯學傳統密不可分的、以天文

²⁵ 關於禹生於蜀地之說，參注 1 所提出的顧頡剛論文。

²⁶ 參拙稿〈裴駰的《史記集解》〉（《加賀博士退官紀念—中國文史哲學論集》，1979，講談社）

為首要的自然觀測或觀察。總之，譙周就杜瓊所言「觸類而長」，亦即加以敷衍引申說：「《左傳·桓公二年》載晉穆侯名太子曰仇，弟曰成師。師服曰：『異哉，君之名子也！嘉耦曰妃；怨偶曰仇。今名太子曰仇，弟曰成師，始兆亂矣，兄其替乎？』」其後果如師服所言。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、董侯，既立為帝，後皆免為諸侯，與師服言相似也。」²⁷譙周又說：「先主諱備，其訓具也；後主諱禪，其訓授也。如言劉已具矣，當授與人也；意者甚於穆侯、靈侯之名子。」（《三國志·蜀書·杜瓊傳》）

景耀五年（262AD），宦官黃皓弄權於後主宮中，宮中有大樹無故自折之異變。當時，譙周暗中在柱上寫說：「眾而大，期之會，具而授，若何復？」此中寓意為：「『眾』，曹也；『大』，魏也。天下因曹魏而能有一統之期會。由於先主劉備之故，劉氏命數已然具備而授予後主劉禪，可歎的是，之後將再無立天子之事。」蜀漢滅亡後，世人認定譙周所言有效驗，譙周說：「此雖已所推尋，然有所因，由杜君（杜瓊）之辭而廣之耳，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。」之所以特別提出杜瓊之名，應是為了表明自己的讖緯學具有正確的師法。然而，就已過世的杜瓊而言，稱不上是榮耀，毋寧是麻煩之事。

據譙周弟子陳壽所言，譙周如同折像。亦能自知死期。西晉泰始五年（269AD），在巴西郡擔任「中正官」的陳壽，於清定鄉中人才品第告一段落後，休假歸返故鄉巴西安漢（南充市），並拜訪西充國的譙周。當時譙周說：「昔孔子七十二，劉向、揚雄七十一而歿。今吾年過七十，庶慕孔子遺風，可與劉、揚同軌，恐不出後歲，必便長逝，不復相見矣。」陳壽疑其師乃藉「術」知之。翌年（泰始六年）冬季，譙周果然逝世。不僅如此，據常璩《華陽國志》，可知譙周死後，其讖記的確廣泛流傳於蜀地。

亦即，〈大同志〉（《華陽國志》卷8）中載武平府君轉述譙周之言：「已沒三十年後，當有異人入蜀，蜀由之亡。」武平府君，為常璩族祖，《華陽國志》中頗載其事，即東晉元帝時代的武平太守常寬。²⁸此譙周讖記符合泰始六年（270AD），即譙周死後約三十年後之事：流民領袖李特佔據蜀地反抗西晉王朝，為李氏成國奠定基礎。又，〈李特雄期壽勢志·譏〉（《華陽國志》卷9）錄有蜀地長老所傳譙周讖記：「廣漢城北有大賊，曰流曰特攻難得，歲在玄宮自相賊。」「特」指李特，「流」是指李特之弟李流；其根據地在成都以北的廣漢。「玄

²⁷ 蓋指靈帝死後，由董卓扶立為帝，但旋即被貶為弘農王的劉辯；和東漢末代皇帝獻帝，亦即受曹魏之封而為山陽公的劉協。然而，「史侯」、「董侯」之稱，並無其他史料可資徵驗。

²⁸ 常寬傳記見《華陽國志·後賢志》（卷11）。又，〈大同志·序〉（卷8）云：「族祖武平府君、漢嘉杜府君（杜襲）、並作《蜀後志》，書其大同及其喪亂。」〈後賢志·序〉（卷11）亦云：「會遇喪亂，輒構，華夏顛墜，典籍多缺。族祖武平府君愍其若斯，乃操簡援翰，拾其遺闕，然但言三蜀，巴漢未列……」故常寬所作為常璩重要的取材之源。

宮」所指未知其詳。在李壽（李特、李流之甥）時代，巴西高士龔壯所上封事亦云：「玄宮之讖難知。」

李氏一族骨肉相食，內訌不斷。李壽之子李勢，旋即於永和三年（347AD）為東晉將軍桓溫討平，成國亦隨之滅亡。玄宮之讖，似為與此事相關的讖記。

另，《元和郡縣圖志·劍南道·絳州·巴西縣》（卷33）亦有記載：「譙周墓在縣南十六里，周將亡，戒諸子曰：『吾後嗣當有黃頭黑齒，幾亡吾族。』及周孫縱之生也，頭黃齒黑。晉末刺史王濬使縱領白徒七百人，由涪水下討桓玄，西人不樂遠征，乃逼縱為主，攻陷巴西，遂屠益州；即害毛璩，自號成都王。義熙九年，朱齡石討平之，卒如周言。」據《晉書·譙縱傳》（卷100），譙縱的祖父並非譙周，乃是譙獻之。但，雖與這樣的訛傳相雜，仍可藉以證明即使到了後世，譙周的讖記仍在蜀地廣泛流傳。

譙周，曾任蜀漢益州「勸學從事」，又任統領一州學者之職的「典學從事」。門生眾多，對蜀地學術的影響力絕非尋常。例如，據《晉書·儒林傳》（卷91），巴郡臨江（忠縣）的文立，曾遊於蜀之太學，師事譙周。門人以文立為顏回，陳壽和李虔為游夏，羅憲為子貢；一一以孔門十哲比擬之。所謂「蜀之太學」，蓋為源於文翁所設學堂而由譙周所掌管的益州學校。²⁹

譙周的門人中，巴西安漢（南充市）的陳壽（《晉書》卷82）為譙周史學的首要繼承人。所作《三國志》固毋庸置言，而只留下書名的《古國志》，大概是蜀之上古史。又有蜀地方志：《益部耆舊傳》，其述作緣由是：「建武後，蜀郡鄭伯邑（廩）、太尉趙彥信（謙），及漢中陳申伯（術）、祝元靈（龜），廣漢王文表（商），皆以博學洽聞，作《巴蜀耆舊傳》。壽以為不足經遠，乃并巴漢撰為《益部耆舊傳》。」（《華陽國志·後賢志》，卷11）³⁰蜀漢滅亡後，此書由文立表呈於晉武帝。之後，常寬作《梁益篇》以續陳壽《耆舊傳》（同上）。又有族孫常璩接續其作，寫成完備的巴蜀的歷史地理著作，此即《華陽國志》；該書〈序志〉（卷12）對此有清楚的說明。在譙周門下與陳壽並稱游夏的李虔，其事不可考。被擬為子貢的羅憲，本籍襄陽。其父羅蒙似於劉表政權崩潰後，避亂至蜀，官至廣漢太守，羅憲因

²⁹ 《華陽國志·蜀志》（卷3）云：「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，作石室，一名玉室，在城南。永初後，堂遇火，太守陳留高映更修立，又增造二石室，州奪郡文學為州學，郡更於夷里橋南岸道東邊起文學。」

³⁰ 陳壽的前輩、《耆舊傳》作者群的事蹟，亦可見於《華陽國志》的其他章節。〈目錄〉（卷11）：「述作漢中太守鄭廩字伯邑，臨邛（邛崃縣）人也，作《耆舊傳》。」〈漢中仕女總讚〉（卷10下）：「其陳術字申伯，作《耆舊傳》者也。」陳術之事另見《三國志·蜀書十二·李譔傳》：「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，亦博學多聞，著《釋問》七篇、益部耆舊傳及志。」又卷10下云：「祝龜字元靈……撰《漢中耆舊傳》，以著述終。」並及於趙謙及王商之事。

此得以師事譙周。之後，泰始四年（268AD），晉武帝詔問羅憲：「先輩宜時敘用者」，陳壽也在推薦的名單中（《三國志·蜀書十一·霍峻傳注》，「襄陽記」條下。《晉書》卷57）。同為羅憲推薦的成都杜軫，本亦在譙周門下，《華陽國志》謂：「少師譙周，發明高經於譙氏之門」。（《後賢志》，卷11）

結論

東漢時代的蜀地，始於楊春卿的蜀地讖緯學，擁有深厚綿密的傳統。且如同第二節所述，即使和楊氏學統無關的人們，在他們之間，也廣泛地被讖緯學所浸透。又，蜀地的讖緯學本是以重視天文或候氣等自然觀測或觀察為特色，而蜀漢政權的成立，是它逐漸迎向轉換期的分界線。杜瓊得到楊氏之學真傳卻又持抑制的態度；其學雖為譙周所繼承；但譙周卻不留心於天文。而且譙周並非只精於讖緯學，更以史學見長。原本可說是「人文學和自然學的合成物」的讖緯學，應是藉由譙周斷棄了自然學的部分。又譙周講學的場所並非私塾，而是擔任「勸學從事」或「典學從事」職務的所在地：蜀地學官。因讖緯學應該不會被學官納為正課，該處必定也不用來傳習讖緯學。因此譙周的門生中當然不會產生以讖緯學聞名的學者。

此外，不攙雜其他學問，僅以傳統學術，代代相傳困境，也逐漸在蜀地形成。曾在楊厚學堂求學的董扶、任安會轉往太學遊學，便是此一情況的徵兆。逮及洛陽太學已然荒廢的東漢末年，至劉表設於襄陽之荊州學官求學，而將萌芽於此地的新學風帶回的學者開始出現；那便是梓潼涪縣（綿陽市）的尹默、李仁等人。如《尹默傳》云：「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，默知其不博，乃遠遊荊州，從司馬德操（徽）、宋仲子（忠）等受古學。」（《三國志·蜀書十二》）荊州學術在思想史上的意義在於古文經學地位的鞏固，讖緯學因而不受到批判。和荊州學關係密切的王肅，乃「推引古學，以難其義（本注：讖緯學理論）」（《隋書經籍志·經部·讖緯類》）。³¹尹默在不久後，也和譙周一般，接受劉備任命，而為「勸學從事」；並為太子劉禪講授《左傳》。因此，他對蜀地的學術應具有相當的影響力。又，蜀地亦流傳鄭學。南陽人許慈，為避中原亂離之禍而至交州，師事劉熙，「善鄭氏學」。建安年間入蜀，受先主劉備之託，任學士之職，而有所謂：「承喪亂歷紀，學業衰廢，乃鳩

³¹ 關於荊州學的意義及其與王肅的關係，參加賀榮治：《中國古典解釋史·魏晉篇》第二章，〈王肅反鄭玄解釋之實態·本質及其此後的方向〉（1964，勁草書房）。並參拙稿：〈東漢末年的荊州學術〉（《綜合研究成果報告書·中國士大階級與地域社會之關係的綜合研究》，1983）

合典籍，沙汰眾學。」（《三國志·蜀書十二》）成為「沙汰」對象的「眾學」中，難道不包括蜀地的傳統學術，亦即讖緯學在內？讖緯學毋寧正是最主要的「沙汰」對象吧。

情況雖已至此，但歷經東漢一代培養而來的深厚綿密的讖緯學傳統，宛如隱入地下的悠悠長流，一面藏起它在地表上的容姿，一面無止盡地進行其浸潤的工作；而為後代所繼承。譙周死後，其讖記流行的狀況，前文已有述及。此外，又有范長生之例，范氏乃巖居穴處於西山（即青城山）的道士，與三張道教關係密切。最初，李雄欲迎為君長而臣事之，范氏固辭，說：「推步太元五行大會甲子，祚鍾於李，非吾節也。」結果，光熙元年（306AD），甲子之歲，李雄即位為大成國皇帝，改元「晏平」。推舉范長生為丞相，並加以「天地太師」之尊號；此皆緣於范長生「善天文，有術數，民奉之如神」（《太平御覽·十六國春秋·蜀錄》，卷123）。³²

尚有一人，其時代在後，處於六世紀；乃幕後操縱北周武帝廢佛運動而為人所知的衛元嵩。此人蜀郡出身，有各種讖記流傳於世。所謂：「又有蜀郡衛元嵩者，亦好言將來之事，蓋江左寶誌之流。天和中，著書預論周隋興廢，及皇家受命，並有徵驗。」（《周書·藝術傳》，卷47）其中「皇家受命」，即是載於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，預言唐將代隋而得天命的讖記。舉兵於太原的李淵進駐長安時，幕府長史裴寂等人敦促他即位。裴寂等人效仿東漢光武帝即位於鄴時，舊友彊華迅速奉上〈赤伏符〉之事，奏上神人太原慧化尼及衛元嵩的歌謠詩讖。衛元嵩於北周天和五年（570AD）閏十月所作的歌謠云：「戌亥君臣亂，子丑破城隍。寅卯如欲定，龍蛇伏四方，十八成男子，洪水主刀傍。市朝義歸政，人寧俱不荒。人言有恆性，也復道非常。為君好思量，何□□禹湯。桃源花□□，李樹起堂堂。只看寅卯歲，深水沒黃楊。」要充分解明此詩讖的含意是困難的，此乃讖記之常。單就末二句觀之，則發生隋唐革命的隋義寧二年、唐武德元年正當戊寅年；翌年，歲在己卯，隋末代皇帝楊侑亡逝。又深水之「深」與李淵的「淵」義通，黃楊之「楊」，所指必是隋王朝的姓氏。³³

以上所舉范長生和衛元嵩二人只不過是最顯著的二例，若進一步細心尋索，必能找到更多例證來說明東漢、蜀漢時代培養出的深厚讖緯學傳統是不容忽視的。最後列表說明始於楊春卿的學統（表見次頁）。

³² 參唐長儒《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·范長生與巴氏據蜀的關係》（1959，三聯書店）。另卿希泰於〈有關五斗米道的幾個問題〉（《中國哲學》第4輯）中設問：為何五斗米道起於四川？作者推尋出一個理由是：此地於漢代流行「內學」。

³³ 關於衛元嵩，參8余嘉錫《余嘉錫論學雜著上·衛元嵩事蹟考》（1963，中華書局）、塚本善隆《塚本善隆著作集二·北周的廢佛》（1974，大東出版社）、氣賀澤保規〈關於大唐創業起居注的特質〉（《鷹陵史學》8號）。

